

豫

章

焚

書

第七册



慎言集訓

丁巳仲秋
于南冒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六

子部 儒家類存目二

訓言集訓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敖英撰英字子發清江人正德辛巳進士官
至河南右布政使是書上卷二十二目二百四
十二條以戒多言爲首下卷十目九十二條以
言貴簡爲首採經史子集分類編次而間附已
說於其下蓋英督學陝西時刊以示諸生者也

慎言集訓目錄

卷上 凡二十二則共二百四十二條

戒多言

戒輕言

戒妄言

戒雜言

戒戲言

戒直言

戒盡言

戒漏言

戒惡言

戒巧言

戒矜言

戒讒言

戒許言

戒輕諾之言

戒強聒之言

戒譏評之言

戒出位之言

戒狎下之言

戒諂諛之言

戒卑屈之言

戒取怨之言

戒召禍之言

卷下
凡十則共
九十二條

言貴簡

言貴誠實

言貴和平

言貴婉

言貴遜

言貴當理

言貴時

言貴養心

言貴養氣

言貴有用

慎言集訓目錄終

慎言集訓卷上

清江 敖 英纂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繫辭曰躁人之辭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魯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仲長統曰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

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于多言

韓文公曰囂囂多言徒相爲訾

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

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

程子曰言愈多于道未必明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劉道原曰多言不中節

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

朱子曰多言害道○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言語多

愈支離○辭達則止不貴多言

余子節曰察神鑒昏昧于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

薛文清公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之動

戒輕言

楊子雲曰言輕則招憂

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

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

九峰蔡氏曰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新安陳氏曰輕于言者必不務力于行也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慎守也

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
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
于家者無媿辭

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

李子方對賓客一語不妄發

薛文清公曰人于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
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
人言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

戒雜言

韓文公曰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不鳴其善鳴者也

張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談此有以累于令德

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能存道者鮮矣○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或問多言輕言妄言雜言何以異英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也四者均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
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顏魯公曰君子無苟戲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
疑不能也○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
亦是持志之一端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戲謔不知止

潛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先生猶有
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
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
養氣之端

英曰夫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宣洽情況者也故
武公善戲而詩人美之夫子於子游亦曰前言戲
之耳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
時漫然謔浪而至于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戒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稽叔夜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甚不可也
顏延之性褊激肆意直言人多忌之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疑

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舍容是氣不平否程子
曰亦是量狹

張南軒曰狃于能直者所發多弊

司馬溫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事呼
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合衆心或
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
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

張天祺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
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
政豈惟戩笑天下無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
須如此天祺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耶

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
直道而君子尙焉乃若太厲聲色靡恤顧忌徒激
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此道原天
祺之直予不敢取之也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掄
揚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

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
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
丞亦愀然不悅予皇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某
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
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怩
然曰我獨蔽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從長乃自
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
不悅于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
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
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

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予于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戒盡言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于齊也新安陳氏曰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合客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徵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歎服之識者謂彥遠

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或曰子于人槩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言于
人人亦將不盡言于子以是求益不亦難乎英曰
古稱惟善人能受盡言子于親厚之能委心者何
敢不盡言哉第愧無可盡言者耳許魯齋曰凡求
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或撰述文字
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則終
身服膺而不失予于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

我矣况有言焉敢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
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詩曰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劉道原曰吾有一蔽慎密而漏言

唐充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
爲人

漢有司劾賈捐之楊興漏泄省中語捐之棄市興減

死

石顯言京房張博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

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于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
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宋真宗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以爲憂一日請
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錢惟
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
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
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

密而失身也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吳明卿曰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于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于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于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繫辭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曾子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樂正子春曰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

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

荀子曰君子口不出惡言○與人惡言深于矛戟

太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省身銓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

傅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訕乎

英曰近見當路者鑄譙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振暴
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
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惡似而非也
東方朔曰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陳思王曰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宋太宗與諸王宴射賈瑛侍側頗稱贊德美竇僂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

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

周子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拙者吉

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

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尙口而無情實

鄒道鄉曰過于褒美便入于巧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巧言

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詞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洪景盧曰木訥者無巧言

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許魯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或問巧言何以亂德英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發于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

彌縫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有義若校人欺
子產放魚之類真巧言哉此與論篤君子何異蓋
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巧言譬則畫筆之精也故
曰惡似而非也苟察之弗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
不亂耶

戒矜言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喪厥功
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鄭立曰矜者自尊大也

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

洪景廬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

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
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己
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
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
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
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于得意而
不覺形于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無凶爻又嘗

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之若怪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戒讒言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讒口囁囁○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肥義曰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李太伯曰讒者沮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爲
讒

朱子曰讒口交聞爲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之小
過而飾成大罪也

蘇文忠公曰小人爲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
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之
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楚平王使費無忌爲太子建取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平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好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

洪景廬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諸呂陳湯誅鄧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却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

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寇準決澶淵之策
皆有大功于社稷率爲譖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
哉

英曰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讒口之機概肇自瑣瑣
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
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邪雖然讒口
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
也沈尹戌曰智者除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執狐
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

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后蟲入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慎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爲

戒許言

子貢曰惡許以爲直者

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

孔光曰以許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

楊惲性好刻害發人陰伏卒以此敗

吳明卿曰凡人于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

世言集語卷一
三
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
薛文清公曰聖人最惡許人之陰私○覺人詐而不
形於言有餘味

英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煦煦然陽爲善也
乃或許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
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路禍機多由此

戒輕諾之言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

子路無宿諾

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呂大臨曰張天祺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

胡文定公未嘗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一言不可輕許人

戒強聒之言

詩曰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誦之也

崔駟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
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
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
忠而不愛

張子韶曰終日譏譏者爲善多不終

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

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

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
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
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
及也蓋知其性偏也

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也不可
強言以鈎之○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
將易吾言矣

戒譏評之言

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崔子王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

嵇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

曹武惠王局量寬博未嘗言人過

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

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

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官鑰長子

經臨江軍脩謁方入客次聞眾賓聚首言道卿被罪

去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

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眾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

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

宜謹默可不信乎

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言衆人所作過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英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厚矣然脫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於以綜覈名實則又不可

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要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實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外言不入于柵

內言不出于柵

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曰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公曰出于君口入于光耳又何害伊川終不言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司馬溫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韓蘄王既罷典兵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慎言集諷卷一
戒狎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

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英曰左右小人最能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迎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則不遜夫狎者近之也其不孫之招邪

戒諂諛之言

繫辭曰上交不諂

孔子曰上不答不敢以諂

子貢曰貧而無諂

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宋元王曰諛者賊也

荀悅曰違下從上則爲諂諛

王嘉曰議政諂諛則主德毀

孔叢子曰馬回以諂言得罪

鹽鐵論曰富貴多諛言

陳咸剛直有異才父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

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跪謝曰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太史公曰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于佞也

伊川曰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

胡文定公曰諂者獻佞以爲忠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于諂

歐陽公曰是是近乎諂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已而作文詞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

孰有甚于此者乎

英曰諂諛于人者求乎人之悅已也而好人諂諛者悅乎人之求已也二者鈞之失正也

戒卑屈之言

繫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進齋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

誠齋楊氏曰鐘薄者無震聲德厚者無卑辭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或疑卑屈之言類謙英曰所謂謙者或以貴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屈則藹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謙之言有類卑屈者卑屈之類謙綜其實不然

或問諂諛卑屈之言何以異英曰諂諛乎人者也卑屈乎己者也二者恒相因者也

戒取怨之言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却之故人多怨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記於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

英曰甚哉言不可種怨于人也若人言有可怨者
我當忘之也

戒召禍之言

金人銘曰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節齋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爲甚故言所當節也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殃禍

立至

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慎則招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

雙峰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英曰取怨召禍二戒宜與直言惡言盡言妄言許言讒言漏言譏評之言參看

或問怨與禍奚異英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者害
流於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
也恒相須諂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
言失之剛也

慎言集訓卷上終

慎言集訓卷下

清江 敖 英纂

言貴簡

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程子曰言以簡爲貴○德進則言自簡

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輔漢卿曰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

徐羨之沉密寡言

呂許公沉靜寡言

吳遵路謹重寡言

懷素集詩卷下
一
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英曰余觀繫辭所謂吉人程子所謂德進輔漢卿
所謂信實以至徐之沉密呂之沉靜吳之謹重胡
之恬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或謂簡言非天資
學力之致豈其然乎

呂晦叔其言簡而意足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鑄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
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
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
果至參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返覆不能盡者
公以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
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
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英曰自呂晦叔以下四事觀之言簡而意不足則
窒言簡而理不盡則疎言簡而不文則鄙言簡而
漫不可否則詭隨

薛文清公曰少言沉默最妙己心既存人自生敬○
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慎言集訓卷下
二
英曰知心存而人自生敬又知養得德深氣完而
夢寐安則簡言之效可睹矣知言之貴簡則多言
輕言雜言漏言盡言出位狎下強聒譏評之言其
病可藥矣

言貴誠實

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誠有餘而言
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交通
則言出而人信矣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丁一確二一

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

陳氏曰言欲當其實而已

馬季機曰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實

魯宗道易服飲仁和肆眞宗急召之使者入門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白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

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眞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眞宗益嘉其誠實

劉元城曰漢大臣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攻金陵者謂其爲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

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在實○句句着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英曰知言之貴誠實則戲言妄言巧言讒言輕諾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和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明道每與荆公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領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

多退省愧服

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隣人也隣人有送其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

卿言而不答何也詔曰適有所思故不卽對太祖曰
何思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
太子遂定

唐文德皇后旣葬昭陵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之
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
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
宗惻然遂毀觀

唐肅宗卽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
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
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

泣然泣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英曰自公子鋤以下四事皆所謂言之婉者真足以感動人心而不費詞說然隣人之喻非善釋思者莫易悟若賈詡以下三事庶幾能撥動天理人情之機矣易曰納約自牖豈詡等謂邪

言貴遜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曰諾吾將仕矣

程子曰孔子與惡人言故遠詞以免禍

朱子曰遜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

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尤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

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於馬上踈踏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明道先生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明道爲鄆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下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

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
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
私償其所盜

司馬溫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溫公
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
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
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謝之

英曰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者然
文靖之遜非吃三斗醞醋者不能其納汙之道邪
若明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而有條理者矣

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之遜下也其勢難
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英曰婉者不直己之意者
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可與言不
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貴和平貴婉貴
遜則直言許言惡言矜言諂言卑屈取怨召禍之
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王沂公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

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平菴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

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

言貴時

公明賈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
叩之然後鳴鏗鎗鎗鎗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
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
亦爲廢鐘鼓矣

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

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

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

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

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英曰誠能簡矣實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之不

當理出之不以時譬之奕焉不免失先後之著也

言貴養心

繫辭曰易其心而后語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程子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朱子曰卽其言之失知其心之病○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大率說得容易的便是他心放了○心存則

慎言集說卷下
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
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聲心正時言必不差

薛文清公曰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
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
下者皆宜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氣忿則招拂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

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朱子曰心氣和則言順理矣

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

英曰苟欲發言當理出之以時而不知豫養乎心之正氣之和將見本之則無襲焉已矣何乃罪心聲詞氣不似之哉

言貴有用

古語云一言可以興邦

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顏魯公曰齊桓公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
下以爲口實

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
於人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
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

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敢伐魯北
鄙藺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一言而楚莊王
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
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
秋一言而寤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
盎一言而徹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
爲劉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
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羅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
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
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韓魏公一言

慎言集訓卷一
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牧者二
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
出天下以爲口實者也其利不旣博哉

慎言集訓卷下終

右敖子發慎言集訓二卷用寶顏堂本付刊別
有嘉靖戊戌陳刻本今不可見自古君子小人
之辨吉凶禍福之分皆由於言但言有出諸口
者有宣諸筆者出諸口者得敖氏此訓時時用
以自警當可寡過宣諸筆者遠或行千里久或
傳諸後世而文士往往易之惜無人廣敖氏例
采古今規戒文士之詞續成一書爲袁簡齋龔
定庵一流人告之己未四月胡思敬識

下卷貴婉末條引唐肅宗謀遷太上皇事李
輔國作李輔李泌作李唐疑脫誤未敢徑改

姑記於後

公行有備宗廟水火也

宋古今賦文士之同聲一書錄其前後

世而文士其於世之計無入處及於

自當當以又此宜請華音疑其千里人

皆宜宜請華音疑其千里人

之教吉也其師之代者由外言助言亦出於口

有請華文也則故本令不可長自古保子小人

其於其也則言樂師之教則其願望本於其